



陔餘叢考

世一廿三

15
121
8



伊藤卓三
藏書之印

門牌卷
20
121
8

陔餘叢考卷三十一

認族

陽湖 趙翼

松



世俗好與同姓人認族不問宗派輒相附合此習自古
已然李唐自以為出老子後追尊老子為元皇帝并
以史記老子值陞於列值之首郭崇韜以汾陽王為遠
祖西征日路過河中祭汾陽墓哭甚哀南唐主李昇以
唐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相遂以吳王為祖自峴以
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此纂附明德以為光憲者也然
狄武襄官樞密使有以狄梁公畫像及浩勅來獻者武
襄曰一時遭際安敢遠附梁公耶其見卓矣又有本非

同姓而強為聯宗者北史唐瑾傳周文賜瑾姓字文氏
燕公子瑾白周文言瑾字行兼修願与之同姓結為兄
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周文乃更賜瑾姓經于
氏瑾遂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此則非同姓而認族實
為千古所未有然于瑾以其家法而欲師之非後世依
光附勢者之為也晉書石苞傳曾孫樸沒于寇石勒以
樸與已同姓且俱河北人引為宗室位至司徒南史侯
瑱傳侯景以瑱同姓托為宗族待之甚厚宋人小說羅
紹威為節度使以羅隱名士拜之為叔贈遺甚厚宋史
蔡京於蔡襄魚曰郡而晚出京欲附襄自謂襄族弟此
枕第以門望相附不專為勢利起見

杜正倫與城南者杜昭穆
素遠求同曾不詐諸杜所

居号杜固世佳其地有杜氣故世衣冠正倫乃清鑿
杜固通水以利人此欲附門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

晉書孫旂子弼及

弟子髦輔珩四人与孫秀合族南史周弘正與周石珍
合族石珍建康之廝役也為梁制局監遂附之曰唐書
李義甫既貴自言本出自趙郡始與諸李序昭穆而無
賴之徒藉其權勢拜為兄叔者甚眾李輔國使宰相李
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弟子禮謂之五父宋史、正志
與史浩異族拜浩而父事之王十朋劾其好此則專以
權勢蚤緣攀附者矣又其甚者宋史蔡薳尊蔡京為叔
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見薳遠曰大猷公乃叔祖公子
乃諸父行也遠列拜之又溫公瑱弟張洎為奉人時張
似已通顯洎每求見稱姪孫既及第稱姪及秉政則并

以庶僚遇似矣此更勢利之最可笑者也

同姓為婚

史記帝堯與舜皆黃帝之後計其世數則堯之女於舜為曾祖姑所以配之其時雖未有同姓不婚之制然亦或遠古之佳史記不察遂筆之於書未可盡信也同姓為婚莫如春秋時最多蒲若魯昭公娶於吳同姓謂之吳孟子固已國若富辰諫襄王有曰聃出鄭姬注聘文王之子姬姓也娶鄭女為夫人左傳晉猷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注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又猷公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亦姬也鄭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重耳姬出也而至於今存崔

杼見棠姜美謂姜之弟東郭偃欲娶之偃曰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注謂同姜姓也子產謂叔向曰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晉君內有四姬其病無乃是子慶舍以女妻盧蒲矣或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矣曰宗不余避余獨焉避之慶氏盧蒲氏皆姜姓也此皆春秋時亂俗也漢以後此事漸少漢畫王莽以姚奶陳田王氏皆黃盧後與已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與四姓相嫁娶然王所使亦孫咸有女為王莽妻号宜春氏注張晏曰莽薄娶同姓故以侯邑為氏師古曰莽以己與咸得姓不月祖宗各別故娶之然虽不同宗終屬同姓也魏志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

氏所婚劉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才乃下令喪亂前
事一切勿問晉書劉公偉領後女陳嶠本劉氏子與近親出養于仲
而性陳其友曹凱之欲曰葬後姚虞陳出卒同相葉而世皆
不替也曰孔六帖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為子納司空
王沉女以姓曰而源異也晉書載記劉聰欲納太保劉
殷女以問劉景等皆曰太保乃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
本源既殊納之為元李弘亦引王基為子娶王沉女為
証遂納之劉曜妻劉氏將死謂曜曰妾叔父醜女若
德色願備後宮曜乃娶醜女為皇后按聰與曜皆匈奴
後其娶劉氏本非曰宗若王基王沉究屬何姓非禮也
此魏本無何姓為婚之禁至孝文帝始禁之詔曰夏殷
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絕何姓之娶皇運初基未違釐

改自今悉行禁絕有犯者以不道論唐書李光進之母
李氏

交婚

魏書慕容元真以妹為魏昭成帝后慕容又請交婚昭
成帝乃以烈帝女妻之

姊妹為妯娌

北史崔長謙幼聰敏盧尚之欲以女妻之崔悛又為長
謙弟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
尚之感其美於是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為姊妹者
此其故事也

指腹為婚

南史韋放傳放與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姻
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適率子
北史崔浩女為尚書盧遐妻浩弟怡女為王慧童妻二
女俱有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
為親及慧童子室與將娶盧女浩為撰儀躬至監視謂
諸客曰此家礼事宜盡其美

劫婚

村俗有以婚姻淺財不措而糾眾劫女成婚者謂之搶
親北史高昂傳昂兄勣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崔不許
昂與兄往劫之道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礼於是野合
而既是以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經許字

者昂所劫則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婦

世俗新婚三日內不向親故皆可看新婦固係陋習然
自六朝來已然南史徐摛傳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
舅姑眾賓皆列觀唐李涪刊誤云婚礼來日婦於庭拜
舅姑次揭夫之長屬及中外故旧通謂之拜客故有拜
客之名今代非親非故皆列坐而觀婦容豈其宜哉則
此習由來久矣彙書近時娶婦以紅帕蒙首按通典杜
佑議曰自東漢魏晉以來時或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
娶乃以紗縠蒙女首而夫氏祭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礼
六礼悉捨合卺復乘是蒙首之法亦相傳已久但古或

以失時急娶用之今則為通行之禮耳

冥婚

周禮地官有嫁殤之禁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者曹操幼子倉舒卒椽那原有女蚤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娣殤非禮也然終聘甄氏亡女與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稷爵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比史穆崇使崇元孫干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于宮追贈干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曰唐主懿德太子重潤使中宗為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合葬蕭至忠使韋庶人為亡弟洵與至忠亡女為冥婚合葬及韋氏

敗至忠祭墓持其女柩啟建寧王琬使代宗立追念琬死非其罪乃追益為承天皇帝以興信公主亡女張為恭順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經之甚者五代史鄭餘慶作畫儀以冥配為定制唐明宗深識其非有詔刪正然康登之昨夢錄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而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即製冥衣媒者就男墓設酒果以合婚二座相并各立一小幡奠畢二幡微動若相就其有不動者則以為不喜也兩家各以幣帛酬鬼媒、、常藉此自給元史郭三從軍死其妻相氏守節寡念其子不忍使鰥居地下欲聘隣家亡女合葬之相氏遂自經死則元時枕有冥婚之俗

而相用修丹鉛錄亦云今民間犹有行焉而無禁也然則前朝尚有之矣

魏書高允傳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憑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凡化莫此為甚然則北魏時又有所謂魂人者

撒帳

知新錄云漢京房之女適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門犯之損尊長奉以為不然以麻豆穀米覆之則三煞可避自是以來凡新人進房以廣米撒之後世撒帳之俗起於此按此說非也撒帳實始於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見戊辰雜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鑄撒帳錢重六銖文曰長命富貴每十戈繫一絲縹今俗婚姻奩具內多鐫長命富貴等字亦本於此

拜堂

新婚之三日婦見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聞見記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婿卻扇及拜堂之儀今上詔有司約古礼今儀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婿卻扇并請依古礼見舅姑於堂上薦栗栗服脩無拜堂之儀今上謂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來已久但真卿本所定栗服脩見舅姑即今俗所謂拜堂也乃又云

無拜堂之儀豈唐時所謂拜堂者別是一礼耶

脱鞵登席

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脱其履礼记所谓户外有二履是也然臣見君則不惟脱屣兼脱其鞵若赤蒂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膝也鞵去故行膝見也左傳衛出公輒為靈臺与諸大夫飲酒褚師声子鞵而登席公怒對曰臣有疾若見之君將故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斫其足杜注謂有足疾也故嘔也注又云古者臣見君解鞵然則古人以跣足為至敬也漢制脱鞵虽無明文然優礼蕭何特命劍履上殿則羣臣上殿犹皆脱履可知衛宏漢官旧儀椽吏見丞相脱履丞相立席後答拜魏志

曹操令曰初廟上殿当解履各受命劍履上殿今有事

於廟而解履是奠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履可

見是時祭先祖見長官尚皆脱履三國時吳賀印美容止坐常着鞵則是時家居亦多有不鞵者

宋改諸王國制度内有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殿殿一

條是時藩國朝賀其王尚皆跣故却改之以殺其礼梁天監中尚書淺云礼跣鞵登席

事由燕坐簡說蓋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恒礼凡

履行者應皆跣鞵蓋見時廟祭有不跣鞵者故申禁之日極敬之所莫不皆跣

則是時朝會祭祀犹皆跣鞵陳祥道礼書所謂漢魏以

後朝祭皆跣也唐書劉知幾以紬奠皆衣冠乘馬奏言

冠履祇可配車今鞵而跣跣而鞵矣不合於古是唐時

冠履祇可配車今鞵而跣跣而鞵矣不合於古是唐時

祭祀亦尚有跣屨之制至尋常人朝則已有着履者唐
書棣王珙有二妾爭竈求巫者密置符於履中或告珙
厭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驗之果然是也蓋古者本
以脫屨為至敬其次則脫履至唐則祭祀外無脫履之
制然朝會亦尚有履此唐初之制也

着鞞

朝會着鞞蓋起於唐中葉以後唐書皇甫鏐以故繒給
邊兵軍士焚之裴度奏其事鏐在憲宗前引其足曰此
鞞亦內府物堅韌可用韋斌每朝會不敢離立嘗大雪
立庭中不徙足雪沒靴崔戎為萃州刺史徙充海民
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靴戎單騎遁去溫造節度興元

殺倡亂者八百人監軍相叔元擁造鞞祈哀乃免之是
唐時已多着靴歐陽公歐田錄和凝以二千錢買靴問
馮道靴價若干道奉笏曰一千凝遂嗔其僕道徐舉
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靴之証宋以後則朝
靴且形之歌詠而宋文公家禮內冠儀一條并有襦衫
帶靴之制則靴固久為公服矣按靴本北俗自趙武靈
王始用之然秦漢魏晉尚罕有着靴者晉書儒林劉兆
使有人着靴騎驢至門外問劉延世又毛室使室與祖
煥戰血流滿靴此蓋騎者用之靴字從革蓋皆皮为之
便於騎也惟齊豫章王嶷不示聞人過有告汗者輒置
靴中不視梁王儉宴客游苑蕭琛着虎皮鞞直造其

坐陳徐陵為吏部陳暄袍拂髀靴至膝亦直上其坐南
朝之着靴見於史者止此數事而已其時多着屐存明
帝輔政時百官皆脫屐到席祭約拙屐屐不改則其時
見尊長尚以脫屐為敬固無論於着靴也而是時北朝
則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長安夫妻常賣靴白
給北齊婁太后病童謠有紫纒靴之語徐之才曰紫者
此下絲纒者熟當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時相
惜逃出遺一靴任城王湝使有婦人浣衣一乘馬者以
旧靴換其新靴而去又永陵王百年被害後有人于其
處掘得一足有靴郟郟王儼被害亦不脫靴而埋之及
北齊亡後嬪妃入周亦以賣靴為業是北朝着靴累代
盛行蓋自劉石之亂絕以燕秦元魏齊周各從其本俗
故中土久以着靴為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尋為朝制耳
凡會所趨隨時而變古以脫屣為敬其後不脫屣而但
脫履又其後則不脫屐最後則靴為朝服而履反為裘
服沒有着履入朝會及見長官者反為大不敬更無論
於跣而見也或疑古人脫屣而登近於裸裝然常見暹
羅國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裹是頗斑斕可愛想古人邪
幅在下亦復如是則亦未為污瀆也按明史洪武初定
制朝服祭服皆白屣黑履惟公服則用皂靴故有賜狀
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弟及婚
皆并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許庶人不許穿

靴止并穿皮扎鞞北地苦寒并穿牛皮直縫靴

弓足

婦女弓足不知起於何時有謂起於五代者道山新闢
謂李後主令宮嬪宵娘以帛繞脚令纖小作新月狀由
是人皆倣之唐猶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
宵娘而作也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
後主按謝靈運詩可憐淮家婦綠流洗素足李白詩履
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鞞又唐詩兩足白如霜似流濯素
足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甚多略不言纖小又邵閣雅談
引五代劉克明蒲鞋詩云吳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
一樣新纔自繡簾離玉指便隨羅鞋亦香塵石榴裙下

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
是何人謂此詩通首咏婦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纖之狀
則是時尚未經足并引太平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
男子方頭見宋書
行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圓為別也胡應
麟因之力主起於唐末五代之說謂古人言婦人弓腰
而不言弓鞋言纖腰而不言纖足古人風俗如墮馬愁
眉木粧史佚皆不絕畫而足拙無明文李白至以素足
咏女子則唐時尚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於五代
之說也然伊世珍嬾娘記謂馬嵬老嫗拾得太真鞞以
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隻長僅三寸詩話總龜
亦載明皇自寫回作相妃所遺羅襪銘曰羅鞞、香

塵生下絕細、圓、地下得瑣鈞窄、弓、手中弄初
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月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
虛暗引相思幾時歇又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纖、
玉笋裏輕雲周道觀引之以為唐人亦裹足之証韓偓
麝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纖、花間集引云慢移弓底繡
羅鞋相用修因之并引六朝雙行纏詩所謂新羅繡行
纏足跡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憐以為六朝已
裹足不特此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媼足長八寸脰
跗豐妍底平趾斂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史記云廣
溜女子彈絃絃足又云榆修袖踈利履者以首之
尖銳言之也則纏足之夙戰固已有之高江村天祿識

餘亦祖其說謂弓足相傳起于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
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之步、生蓮花然石崇屑沉香
為塵使姬人步之無跡已先之而史記并有利履之語
則裹足之夙由來已久云、此主弓足起於秦漢之說
也是二說固皆有所據然瑯嬛記及詩話總畧所云恐
係後人附會之詞而李白之咏素足則確有明據即杜
牧詩之尺減四分韓偓詩之六寸膚圓亦尚未纖小也
第詩家已咏其長短則是時俗尚已漸以纖小為貴可
知至於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淵靜齋謂程伊川六代
孫准居池阳婦人不裹足不貫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輟
耕錄謂扎脚五代以來方為之熙寧元豐之間為之者

枕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枕未遠必有所見
聞固非臆說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兩廣之民惟省
會效之鄉村則皆不裹渙黔之裸苗黠夷亦然蘇州城
中女子以足小為貴而城外鄉婦皆赤脚種田尚不纏
裹蓋各隨其風土不可以一律論也 本朝康熙三年
有 詔禁裹足王大臣等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不得
裹足違者枷責流徙十家長及該管官皆有罪事見明康
卷四熙七年禮部奏罷此禁事見沈
北偶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鳳染指

俗以鳳仙花染指甲自宋已然矣辛雜載鳳仙花紅者搗
碎入明礬少許染指甲用片帛纏定過夜如此三四次
則其色深紅洗滌不去直至退甲方漸失之曰 婦人
多喜此云 今俗則不特曰 婦人也

簪花

今俗惟婦女簪花古人則無有不簪花者其見於詩歌
如王昌齡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醉插茱萸來未盡
杜牧之菊花須插滿頭取邵康節頭上花姿照酒卮梅
聖俞謝通判太博惠庭花詩欲揮為之醉但歎髮星星
東坡吉祥寺賞牡丹詩年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
人頭又在李鈐轄生上分題戴花詩云頭上花枝奈老
何穆清叔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陳無已白髮簪花
我自羞黃山谷詞花向老人頭上笑羞 人不羞花

自唐陸放翁詩兒童共道先生醉析得黃花插滿頭之類不一而足按羯鼓錄汝阳王璣隨明皇遊幸當載研綃帽打曲上摘椴花一朵簪之進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時已簪花也宋真宗將東封命陳堯叟為東京留守馬知節為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先宣入後苑賜宴真宗與二公皆載牡丹旋令陳去所戴者上親以頭上一朵為陳簪之又盛事美芳記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盤千葉者幾十朵所賜止親王宰臣上特顧鼎迥錢文信各賜一朵又故事惟親王宰臣則中使為插花余皆自戴一日侍宴上特命使為鼎迥戴花觀者宋之又宋稗類編記寇準侍宴上特命以千葉牡丹

簪之曰寇準年少正是賞花吃酒時也沈括記韓魏公鎮相州適芍藥生金纏腰四朵延王岐公主荆公陳秀公開宴各簪一枝後四人俱為相司馬溫公使公年二十登第開喜宴不簪花曰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宋史顏師魯元顯仁后遺留使至金力薛簪花聽亦莫濠充賀金正旦使賜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聽亦又陳隋隱記孟冬時享駕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詩云六軍女武浩如雲花簇頭冠樣、新惟有至尊渾不帶畫分春色賜羣臣萬數簪花滿御街聖人先自景空回不知後面花多少但見紅雲冉冉來相披存詩賜花新剪茜香羅卷遍烏紗未覺多花重紗輕

人更老抬頭不起奈春何則并簪剪綵之花矣古今詩
活孫周翰童時侍郡侯宴適座客簪花郡侯出對曰口
吹相葉成新曲翰對曰頭戴花枝字後生此皆宋時簪
花故事也金瓶叢文有載花詩云人老易悲花易落東
風休近鬢邊吹又元遺山詩云鬢毛不屬秋風管更揀
繁枝揀帽簷元人貢師泰詩云忽見草間長十八眾人
分揀帽簷前又黃庚詩揀花似去蜂隨帽漱石間然記
明成祖時迎春監生當代為簪花衆皆畏縮有邵記者
直前取花為成祖簪之傳維麟明書武宗南巡回至淮
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導則金元以來亦尚有簪花之例
矣今制殿試傳臚曰一甲三人出東長安門遊街順天
府丞例設宴於東長安門外簪以金花蓋猶沿古制也

婦人拜

禮婦人吉拜金君賜甫拜者周禮太祝九拜之一
鄭注謂俯下手如今之擗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擗甫拜
如擗正今俗婦人掩兩手向下之禮也惟婦人之拜跪
與不跪諸家之說紛、洪容齋等謂古禮婦人之拜本
不跪戰國策蘇秦至洛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謝此畏
懼之至過為加禮故特記之史記周昌以易太子事諫
高帝呂后見昌為跪此亦特為加禮則非加禮不跪可
知也周天元帝詔曰縣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
男子欲婦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詔則婦人本無拜跪

之禮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說也清波雜誌則謂古
之男女皆跪古詩曰長跪問故夫是也羅鶴林玉露亦
引朱文公云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兩膝齊跪手至地
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古乐府所謂伸腰再跪拜也此
拜而必跪之說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即為跪則
婦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詩伸腰跪拜正是實事引身
長跪攏手向下即是伸腰拜跪也魚長跪而其拜則僅
肅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狀朱子考錄所謂直身長跪拜
時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肅拜婦人首飾甚多自難俯伏
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時婦人有跪拜之禮也迨後坐用
牀榻則婦人之跪不便故無復引身長跪之儀而僅存

攏手肅拜之禮此所以有拜而無跪也周天元特詔婦
人如男子拜是其時婦人久無跪拜之禮可知而謂起
於唐武后欲尊婦人故不令拜跪究屬臆說也

總之席地而坐時婦人拜必兼跪坐用牀
榻後婦人有拜無跪以古詩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詔
彼此參看自可了然也後世婦人肅拜行禮時稍作鞠
躬虛坐之狀此亦有所本宋太祖問趙中令何以男子
跪婦人不跪又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太廟薛
簡肅問陛下當為男子拜乎遂止是宋時婦人固亦
無俯伏拜跪之禮而愛日存叢鈔云古者男子之拜但

如今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為稽首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虛坐之勢然則拳曲虛坐亦自宋時已如此也惟是婦之於舅姑及命婦之於居后自有不可以常禮為敬者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則隋時皇后受冊回跪拜矣唐李涪刊誤云今郊天祭地止於再拜乃婦謁姑嬪其拜必四拜其所自初則再拜次則跪獻衣服姑章跪而受之當於此際授受多差故四拜相屬耳則唐時婦初見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清得新弓各自張煥上馬時亦賜酒男兒拜跪謝居王則唐時宮人於居后亦拜跪矣蓋家庭則舅姑宮庭則居后皆屬至尊自宜加禮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則仍甫拜也

古人跪坐相類

朱子作跪坐拜說寄白鹿洞諸生謂古者坐與跪相類漢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諸所謂坐皆跪也蓋以膝隱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着蹠而體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學所存文翁禮殿刻石堵像皆膝地危坐兩點隱然見於坐後帷裳之下尤足証云又後漢書向相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蹠是措之處據此則古人之坐與跪皆是

以膝着地但分尻着地與不着地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則謂之箕踞漢書陸賈傳尉佗箕踞顏師古注伸其兩脚如其形佛家盤膝而坐則謂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則古人何以不以尻着地而為此危坐哉蓋童而習慣遂為固然猶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盤膝則不慣北人多盤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慣也

高坐緣起

古人席地而坐其憑則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也棖則有几詩所謂載寢之牀也應劭風俗通趙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此為後世高坐之始然漢時猶皆席地文帝聽賈誼治不覺膝之前於席暴勝之登堂坐定雋不疑據地以示尊敬是也至東漢末始斷水為坐具其名仍謂之牀又謂之榻如向榻管寧所坐可見又三國魏志蘇則傳文帝據牀拔刀晉書桓伊據胡牀取笛作三弄南史紀僧真者江敎登榻坐敎令左右移各牀讓客狄當周勃指張敷就席敷亦令左右移牀遠客此皆高坐之証然侯景升殿踞胡牀垂脚而坐梁書特記之以為殊俗駭觀則其時坐牀榻大概皆盤膝無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繩名曰繩牀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是也而尚無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則自宋初始丁晉公

共錄寶儀雕起花椅子二以備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
銓默記李後主人宋後徐鉉往見李卒取椅子相待鉉
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賓主禮鉉辭引椅偏乃
坐張端美貴耳錄交椅即胡牀也向來只有榜棹樣秦
太師偶仰背墜巾吳淵乃製荷葉托首以媚之遂号曰
太師樣此又近日太師椅之所由起也然諸重椅子犹
或作倚字近代乃改從椅蓋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杞
子墩子之名亦起於宋見宋史丁謂傳及周益公玉堂
雜記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古人拜重臣之於君亦祇再拜孟子所謂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頓首則以求救之切
本非常禮至後周天元帝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於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燕涓郊天祭地止於再拜
是唐時郊廟尚祇再拜前明會典臣見君行五拜禮百
官見親王東宮行四拜禮子於父母亦四拜禮蓋儀文
度數久則習以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須加隆以
示差別亦夙會之不得不然者也

問張主交拜儀數如此注
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上元張燈

朱弁曲洧回聞云上元張燈自唐時沿襲漢武祠太一
自昏至明故事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

咏燈山詩唐光天中東都設燈迎三宮太后是唐以前
犹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門中元
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上元遊觀之
盛冠於前代矣據此則上元張燈實盛於宋也然唐詩
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語自是唐故事

潤筆

隋鄭叔拜爵布國公位上柱國高潁為制戲日筆乾答
曰出典方岳杖策音飯不得一文何以潤筆此潤筆二
字所出也然北史袁聿修為信州刺史有善政既去
官州人鄭播宗等七百人斂縑帛數百疋託中書侍郎
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詔許之則又在鄭叔之前故洪
容有謂作文受謝晉宋以來已有之而王楙野客叢書
并謂陳皇后失竈於武帝以黃金百斤奉司馬相如作
長門賦以悟主此為潤筆之始其見於史書及載記者
唐李邕值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有持
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受饋、至巨万時淺以為自古
嚮文未有如邕者故杜甫八哀詩李邕一首云于渴滿
其門碑榜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劍
几羊取無虛歲唐李肇不甚著述惟應人墓版傳記
及州縣碑頌時獲金帛柳公權善書公卿貺遺鉅万主
藏妖盜其所藏孟孟一篋滕織如故奴妄言叵測公權
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沽惟筆硯自鑄秘之李商隱記

劉又持韓愈金去曰此棟墓主人得耳不如与劉君為
壽劉禹錫祭韓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行一字之價
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絹
絲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三練何過我薄耶度笑
酬以九千匹蓋唐時風尚已如此王壺清活李翰為和
凝門生月為字士會凝作相翰草制罷悉取凝旧閣圖
畫畧玩而去田一詩於榻云座主登庸飯鳳闕門生批
沼立齋頭玉堂旧閣多珍玩可作西存潤筆不歐陽公
清蔡端明畫集古錄序以鼠鬚栗尾筆鋼絲筆格大小
黃團茶惠泉等物為贈眉漢笑其清而不俗後聞改得
清泉香餅惜其來遲使我潤筆少此種物王禹玉作廣

穎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參以古法畫名畫三十種
杜荀雀及第試卷其一也張孝祥畫多景樓扁八庫送
銀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合諸妓宴會
以紅羅遍賞之張端美貴耳錄席大光葬母乞吳使朋
畫頰供六千緡為潤筆人言使朋之貧可脫矣一夕而
光死此又可見宋時士大夫風尚蓋作文受謝宋時并
著為令甲沈括筆談記太宗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
金人院每朝謝日移文督之相大年作冠萊公拜相廣
詞有能斷大事不拘小節萊公以為正得我胸中事例
外贈金百兩曰例外則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与歐陽
公書曰勲德之家千請朝廷出勅令裏作畫裏謂近世

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与待詔爭利可乎亦見符詔書碑受餽之有例也祖無擇使詞臣作詔命許受潤筆物無取与王安石曰知制誥安石辭一家所餽不獲乃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取用为公費安石聞之不悅翰林學士王禹偁賜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贊賜上所常御筆硯等十三事紫青石硯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筆一金華筆格一塗金鎮帶天祿二塗金研滴蝦蟆一貯黏麴塗金方奩一鎮帶象人二薦研紫柏林一周益公玉堂雜記湯思退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賜潤筆錢幾及万緡賜硯尤奇以宮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許恩賜則臣下例有餽贈更不待言唐時虽未必有定制然韓昌黎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寄絹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玉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韋丹江西遺愛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寄絲絹三百匹亦特奏聞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又撰進後例得賜遺若龜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以區、文字餽遺而辭与受俱奏請則已为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也其有不肯賣文及虽受餽而仍他施者韋均之子持万緡指韋賈之求銘其父賈之曰吾寧餓死豈忍为此

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子与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間
微之將薨以墓誌見托既而元氏之老狀其憾獲輿馬
綾帛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万为謝文之費子念
平生分費不当納往返再三訖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
寺凡此利益功德應取微之又柳玘善畫顧彦晖清畫
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为贈即不敢從命司空圖畫圖
隱居山中王重榮父子雅重之嘗因作碑贈絹數千圖
置盧鄉市聽人取之一日而盡容奇隨筆又記曾子用
与彭器資为批友彭之亡曾为作銘其子以金帶練帛
为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美若以貨見投
非足下所以事父批之美也東坡集亦有得潤筆錢送
与王子立葬親之事又元時胡汲仲負甚道子昂为介
羅司徒清作其父墓銘以鈔百錠为潤筆汲仲怒曰我
豈为宦官作墓銘耶是日無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卻愈
堅嘗誦其送人詩薄糜不糲襖不煖餓腸犹作鐘球鳴
之句涓人曰此各秘密藏中休糧方也明史李東阳使
東阳謝事後頗清窘有求碑誌者東阳欲却之其子曰
今日宴客可使食無鮮菜耶東阳乃勉为之亦可見其
清節矣然利之所在習俗漸趨于陋唐文宗時長安中
爭为碑誌若市買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
不由喪家者侯鯖錄記王仲舒为郎中涓馬逢曰貧不
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医可

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冊一帙自錄所作文簿而題曰利市事見戒庵漫筆此皆急子售文之陋也杜少陵送斛斯六官詩故人南郡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例懸又次公級田錄記館閣撰文例有潤筆及其後也遂有不依時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餽者之陋也

避諱

避諱本周制左傳所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是也然周公制禮時恐尚未有此亟金縢有以旦代某之渙然金縢之真偽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詩曰克昌厥後戒農官之詩曰駿奔用私皆直犯文武之名亟曰煥文不諱然煥文者但讀古書遇應諱之字不必諱耳非謂自撰文詞亦不必諱也而周初之詩如此則知避諱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蓋起於東周之初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魯以猷武廢具敖考數公之生皆在西周若其時已有避諱之例豈肯故犯之而使他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時尚未有禁及後避諱法行乃不得不廢官及山川名耳孔門以後習禮者益加講求如禮記所載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諱王父母居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煥文不諱廟中不諱之類可謂情義兼盡然朝廷之上猶未有聽以私諱避官名之制故

漢時孔安國為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諱不肯連署求
解官有司以公所無私諱取之遂不許至晉江統疏曰
故事祖父名与官同者皆許改若身与官同名不在改
選之例但身沒之後子孫難以稱其位号宜聽其一并
迴避詔從之則是時已著為令甲矣宋史賈黯使律載
府号官稱犯祖父名而冒宗居之者有罪則并有不避
諱而淺罪之律矣雍熙中詔除官若犯私諱者三省御
史臺五只文班四只以上許用式奏改則更有因私諱
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觀之蓋自晉六朝以至唐宋無不
以避諱著為律文也其見於史使者宋史范蔚宗為太
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陳晝孔魚欲以王廓為太子

詹事後主曰廓父名泰不可為太子詹事唐史源乾曜
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裴曾授京兆少尹以父
名不拜換國子司業蕭儼拜太僕少卿以父名不拜從
太子右衛率李涵為太子少傅呂渭渭其父名少康當
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國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
直昭文館以父名昭懇辭乃改集賢院呂希純擢著作
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諱而改授官者
也宋史張九澄慶州元以父名全慶力辭不許李若拙授太子發言若拙以父名先覺覺辭不許則亦有不許避者晉咸和中以王
舒為會稽內史舒以父名會不拜詔改會為鄒後唐以
郭崇韜父名宏乃改宏文館為崇文館宋慕容延釗父
名章太祖乃授延釗中書門下三只去平章二字吳

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書門下三品程元鳳拜右
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此因私諱
而并為改官名者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生曰名死曰諱世俗往往有台
諱尊諱之語是稱生人名亦曰諱乃不祥之甚也今
時俗口語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檢

嫌名

嫌名不諱韓昌黎諱辨已詳論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
凡官名有中字悉改為內已著為令至唐時諱嫌名者
更多賈曾擢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議者引禮
折之始受蕭復為晉王行軍長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
改為統軍長史則朝廷之上且為臣子避嫌名矣母性
乎李賀應進士舉當時流俗以其父名晉遂曰聲嘗議
也然唐書衛洙為邦穎觀察使洙以官字內有一字與
臣家諱同欲乞改授詔曰嫌名不諱著在禮文成命已
行固難依允李璆傳宦者搆璆疏中詔犯順宗嫌名璆
奏曰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則唐律亦有嫌名
不諱之條

二名

舊唐書太宗詔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以來兩字兼
避察闕已多自今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
連續者并不須諱是太宗之詔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

字重不連屬者亦避之避世為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稱
是也避民為人如民部改為戶部李安民改為李安人
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蓋世南沒於太宗時正遵奉
詔旨故耳其後李世勣但稱李勣則當高宗時已諱世
字也

古人原文避諱之法

司馬遷之父名談故史記於張孟談改作張孟同趙談
改作趙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廟諱而
但稱其字者如北齊以高歡先世有名泰者故於字文
泰但稱其小字黑獺有名隱者故於趙隱但稱其字彥
深唐諱虎故於石虎但稱其字季竜諱淵故於劉淵但

稱其字元海鄧淵但稱其字彥海諱治故於長孫稚但

稱其字承業此并諱嫌名是也有以諱而改用文義相通之字

以代之者如漢明帝諱莊而東漢人凡旧書所有莊字
皆改為嚴以魯莊公為嚴公楚莊王為嚴王莊助莊子

陵皆改姓為嚴王美之先諱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

月或作初月至唐時益踵其法如改虎為武淵為泉又

為深世為代民為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蕭淵明為深

明李安民為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長孫稚名為幼甚而

別稱虎曰猛獸曰於菟隋書趙仲卿為政猛時人謂之猛獸北史又云時人謂之於菟此皆以女

美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劉臻好食蜺以父名顯乃改呼

曰扁螺此則以己之諱改物之名殊覺可笑東坡以其

先諱序凡為人作序皆用敘字此又以音相同而義可通者代之然或亦有月音之字而義無可通則不免窒碍近世缺點畫之法最為簡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

禮記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但諱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為別也然禮又云既卒哭以本釋狗曰舍故而諱新杜預注左使引之以為舍親盡之祖而諱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則諱當及五世矣吳志張昭著論亦引逮事之義謂六世親屬竭矣則不必諱周穆王名滿而後有王孫滿厲王名胡而莊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諱及五世之証則

避私諱當以五世為斷

唐廟制已祧不諱高宗諱治而韓昌黎潮州

蓋憲宗時已祧高宗也

覲面犯諱

六朝時最重犯諱南史謝鳳之子超宗以劉道隆問其有鳳毛輒走匿不敢對後超宗謂王僧虔子慈曰卿妻何如虔公妻答曰如雞比鳳超宗狼狽而退蓋各觸父諱故也殷鈞尚永興公主公主憎之每召人滿壁畫其父獻名鈞輒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自稱觸、坐坐為當世所美然其時避諱之嚴大概如此董彝燕間常於云許將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錢若干已有指揮許將來

春充預買錢并厉声曰并將如何作得預買錢其人力
倍元絳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絳指揮元拱手曰元
絳何嘗指揮使惶恐而退此未免覲而犯薄故酬接待
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人門問薄之禮也

陔餘叢考卷三十二

阳湖 趙翼 耘菘

三年喪不計閏

令甲三年之喪以二十七月為所遇閏月不在此數蓋
本古制白虎通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也春者復其
時也大功以下服月數故以閏月除南齊文惠太子使
母穆后薨後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王儉議以
為三百六旬尚圭明淺文公納幣春秋致淺故先傷春
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
正春允悛情理詔從之按春喪尚不計閏則三年之喪
益可知也

父在为母斬衰

古礼父在为母服期礼记杂记下篇期之丧十一月而
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父在为母也丧服篇
日期者父在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
其私尊也丧服四制曰父在为母存衰期者見無二尊
也漢以來皆遵此制唐高宗上元二年武后上表請父
在为母服存衰三年從之然犹僅存衰也明太祖定制
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为其庶
母皆存衰杖期自後遂为定制

婦为舅姑三年喪

婦为舅姑三年喪起于宋太宗時燕翼貽謀錄云礼经

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为二舅姑父母皆为
期喪太宗孝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存衰三年按乾
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奏古礼及周元
礼婦为舅姑服期近代多为重服清加裁定魏仁浦等
議曰古礼有期年之說至後唐始定三年竊以三年之
内几筵尚有夫居首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妻存體
哀乐不均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存衰三年詔從之
遂为定制據此則後唐已行之也

喪次助哭

世俗有喪者於吊客至則多遣媪婢助哭亦有竟使之
代哭者南史王秀之遺令云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当

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台當笑之
可見六朝時已有此陋習

辨煞

喪家避煞之說俞文豹吹劍錄引唐太常博士李才百
已載喪煞損害法如已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
三十四歲女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郑
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世俗相
傳至期必避之據此則唐時已有此風洪容奇夷堅志
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飾細灰於竈前欲
驗死者所趨已而見二鷲足跡在灰上皆疑董已墮入
畜類又侯甸西樵野記鄉人顧綱卒煞回適值夜中其

妻設香楮牲饌于靈几闔中障以彩綺合門皆隱隣舍
独留一媪守家媪見一物狀如猿而大如犬據案吟性
見媪連咬之媪号呼家人趨救已失之矣又儲泳論男
女生煞云人以某日死則受某日之煞氣阴阳家所載
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其說似不可信然雌煞不
出則死者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左足鉗而向右
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兩足皆不鉗而
向外云、歷按諸說則雄煞雌煞之說理或有之然泥
於習俗至傾家出避則惑矣善乎陳東山之論曰安有
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扁室柩于空室之內者又豈
有為父母而肯害其子者乃独臥苦塊中怵然無事此

可以破俗說也

墓祭

古無墓祭先儒備言之其最明切者晉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制豕禴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寢祔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處也韓昌黎豐陵行亦云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旧制存諸畫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又程子謂生不野合死不墓祭唐順之亦云墓祭非古也按周禮小宗伯有成葬而莫祭之文乃葬日孝子先歆虞祭而使有司在墓一祭地神實

非祭先祖家人所云凡祭墓為尸檀弓所云有司設奠於墓左亦然其祭先祖于野者特曾子問望墓為壇以時祭耳然亦以宗子出奔庶子不敢主祭于廟故然其躬喪而不及殯者則亦先之墓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此又因赴吊不及而然皆非常禮也史記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以畢為文王墓地名其後武王周公亦皆葬此然司馬貞林有望以為祭畢星而非祭墓又按竹書紀年紂六祀文王初禱于畢則文王已祭畢非墓祭可知也惟吳越春秋曰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号曰無余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似夏時已有墓祭然吳越春秋作於

後漢趙長眉其文多撮取左氏國治史記附會成篇未
可信也蓋三代以上本無墓祭故辛有見被髮祭野者
而以為異政陽公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論
者引為近代墓祭之始按寒食上塚本唐開元二十年
制詔令編入五禮永為常式事見舊唐書則非起於五
代而其美并非起於唐憲宗元和元年詔常參官寒食拜墓主
幾內者與假日往飲他州府奏取進止孟子
東郭墻間之祭豈屬設詞然其時必已有此俗史記孔
子沒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是春秋戰國時
已聞其端秦起寢殿於墓側西漢渭北原廟月出衣冠
顏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月一遊之也蘇武自匈
奴還詔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元帝追念蕭望之每遣

使祭其塚此西漢時墓祭也光武令諸功臣王常馮異

吳漢等皆過家上塚又遣使者祭竇融父塚明帝遂有

上塚之制永平元年春正月帝幸公卿已下朝於園陵如元會儀每正月上
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正大夫外園

侍子即園計吏皆會陵
八日飲酌禮亦如之蔡邕見靈帝謁原陵乃曰吾聞古不墓

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祭其本意乃

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此則上陵之創為朝

制自東漢明帝始蓋自西漢時早有上塚之俗明帝遂

因以定制耳其他如構護為棟棧大夫使郡國過存上

畫求上先人塚鮑永推牛上荀諫塚魏武祭橋元墓又

賜徐晃牛酒令上先人墓龐德公亦有上塚事西漢以

來見于史畫者不一而足蓋又因上陵之制士大夫倣

之皆立祠堂於墓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則祭於墓相習成俗也孔子云死即土謂之鬼周豐云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以生者之哀事死者之鬼亦情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李濟翁資暇錄記唐時寒食出城拜掃虽已即吉者仍用喪服白衫广鞋此蓋犹沿古時凶祭之意

合葬

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清合葬焉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蓋祔然則合葬之制起于周公也按古人合葬不惟同穴而且同槨蓋取相親之意記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生既同室死自不容相離故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而孔子独善魯然所謂離之者亦非異其槨但一槨而為二室耳合之則并無有隔於兩棺之間者而孔子之所善在此則合葬之當同槨也審矣後世古法漸亡同槨之制久已不講所謂合葬者但同穴耳然古制亦有不便於時俗者人之生死不存時之貧富亦異故朱子謂古人槨大可容兩棺今人槨小不能容亦未嘗以異槨為非也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祔也同室而異壙則亦有隔壙者矣

改葬

中庸武王未受命追王太王、季、疏云武王追王周公

又改葬以王礼按左傳隱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
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戰國策魏
惠王死大雪太子不改葬。期惠施。謂太子曰。昔王季葬
於禁山之尾。棄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王欲
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張朝三日。而後更葬。則改葬起
於文王也。呂氏春秋謂葬子湯山之尾。初學記作崑山。補衛作滑山。然古人改葬。蓋由於不得
已。邦康成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韓昌黎
亦謂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不備。禮者放。此公亦云。或
以向者之葬不能如禮。如晉惠公於共世子之類是也。
後世以遷就。凡水輕動。祖宗之體魄。謬矣。改葬在除喪
後者。其服總。凡穀梁傳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喪服紀

改葬服。總載德邦康成皆謂服總者。臣為君子。為父妻
妾。為夫及孫。為祖後者也。然則主喪者。僅服總。非主喪
者。則無服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
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非父母無服。則弟服。昌黎謂弟服加。凡也。
久而不葬

禮士庶人踰月而葬。以次而上。至七月止。無久殯不葬
者。喪服小紀。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則有他故
必不得已者耳。非若後世停柩之法也。司徒文子問子
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
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昌黎所謂改葬與未葬異者。

也此久而不葬之服制也

假葬

世俗有攢柩於所居之室遂以為葬所者古人謂之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即吉茂郁洗母亡便於堂北壁外下棺三年即吉衛灌以其不應除服義之洗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亦見程榮三柳軒雜說胡楷買屋修理於夾壁中得故攢堂一尸僵臥如生觸之則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蓋即古人假葬之制也

洗骨葬

時俗愚民有火化其先人之骨者謂之火葬顧寧人已詳言其凶慘然又有洗骨葬者江西廣信府一帶風俗既葬二三年後輒啟棺洗骨使淨別貯瓦餅內埋之是以單風水者往往多盜骨之弊余友沈倬其宰上饒見庫中有骨數十具皆盜葬成於貯庫者按南史顧憲之傳憲之為衡陽內史其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乃開塚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則此俗由來久矣

神道

吳曾能改齊漫錄謂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而引襄陽耆旧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又相震碑首題太尉相公神道碑銘為証張渙又引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咸國侯李信成坐為太常丞相侵神道為隸臣

又霍光傳光夫人侈大其室制起三幽闕築神道謂此
二事又在前是神道蓋起於西漢也

碑表

儀禮士婚禮人門當碑揖聘禮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
西北上碑南禮記祭義牲入廟門麗牲于碑賈氏以為
宗廟皆有碑以藏日景說文注又云宗廟碑以麗牲後
人因於其上紀功德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
豐碑以大木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也喪大記居葬四
綽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凡封窆用綽去碑注樹碑于
壙前以綽繞之用輓轆下棺也按此數說則古人官寢
墳墓皆植大木為碑而其字從石者孫何云取其堅且

久也劉勰則謂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
績後代自廟徂墳以石代金司馬溫公謂古人勳德多
勒銘鼎鐘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
來始作文褒讚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此二說似謂
刻石之碑与下棺之碑無涉者然唐封演聞見記豐碑
本天子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妻居父勳伐於其上又
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綽案之
象孫宗鑑東臯雜錄周秦皆以碑懸棺或木或石既葬
碑自壙中不復出矣後稍畫姓名爵里於其上後漢遂
作文字李綽尚書故實亦云古碑皆有圓空蓋本墟墓
尚物所以懸空者後人因就紀功德由是遂有碑表數

十年前有樹德政碑者亦設圓空後惜其非遂改而孫
何亦謂昔在穎中嘗見荀陳古碑皆穴其上若貫索為
之者以問起居郎張觀曰漢去古未遠犹有豐碑之
遺像更以質之柳仲塗亦云然則墓道之有碑刻文本
由於懸空之豐碑而或易以石也古碑之傳於世者漢
有相震碑首題太尉相公神道碑銘又蔡邕作郭有道
陳太邱墓碑文載在文選後漢書崔寔卒袁隗為之樹
碑頌德故劉勰謂東漢以來碑碣雲起吳曾能改奪漫
錄亦謂碑文始自東漢而朱竹垞又引漢元初五年揭
者景屠始有墓表其崇四尺圭首方跌其文由左而右
按表即碑之類則西漢已有碑制究而論之要當以孔
子題延陵吳季子十字碑為始或有疑季子碑為後人
伪托者唐李阳冰初工岷山篆後見此碑遂變化開合
如鼉如虎則非後人所能造可知也自此以後則岷山
之架碣石等豈非冢墓亦仿之以紀功德矣

墓誌銘

墓誌銘之始王阮亭池北偶談謂事祖廣記引炙輿子
以為始于王戎馮鑑事始以為始於西漢杜子春而高
承事物紀原以為始於此于槎上老古又引孔子之喪
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以為墓志之始不
知檀弓所謂志之者犹今之主喪云尔未可改作誌也
惟封氏見聞錄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

女郎賈天以為東海王越之女嫁荀晞之子者又東都
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墓
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是版文則誌
銘之作約於壙中者起於魏晉無疑云、阮亭所據封
氏之說固核矣然南史存武帝裴皇后薨時茂欲立石
誌王檢曰石誌不出禮經起自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
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襲今
儲妃之重既有哀策不煩石誌此則墓誌起於元嘉中
之明據也宋建平王宏誌中武司馬溫公亦謂南朝始有銘誌
埋墓之事然賈天辨藏東海王越之女一事亦見南史
則晉已有墓誌之例又宋書何承天傳文帝聞元武湖

遇大家得一銅斗帝以問羣臣承天曰此新莽時戚斗
三公亡皆賜之葬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此必邯墓
也俄而冢內更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張華
博物志載西漢南宮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曰明
、哲士知存知亡崇隆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壙
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亦見學則西漢時已有墓銘也
金史蔡珪值金海陵王欲展都城有兩燕王墓舊在東
城外今在所展之內命改葬於城外此兩墓俗傳燕王
及太子丹之葬也及啟壙其東墓之樞端題曰燕壙王
旧、即古柩字通用乃漢高祖子劉建也其西墓蓋燕
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辨甚詳此又西漢題藏

於柩之法不特此也莊子云衛靈公卜葬於沙邱掘之
得石擲有銘曰不馮其子壘公乃奪而埋之則春秋以
前已有銘于墓中者矣唐書鄭欽說使梁任昉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鍾
山壙中得銘曰龜音土音音水旬服黃鐘啟壘
址在在上上庚墮馬七中已六十三百洪辰交二九重三四百此當時莫有解者咸
子孫世以此坊人助五世孫寫以向欽說之方出使得之于長平驛行三十里
至數水厭乃悟此塚葬以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以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
日也解在欽說傳內則漢時銘墓又有此一種蓋即莊子所謂石椁銘之葬也
此數事以觀則墓銘之來已久而王儉謂始自宋元嘉
中顏延之此又何說竊意古來銘墓但書姓名官位間
或銘數語於其上而撰文敘事臚述生平則起於顏延
之耳

碑表誌銘之別

曾子固文集有云碑表立於墓上誌銘則埋壙中此誌
銘与碑表之異制也諸書所載如庾子山作舊唐書神道
碑銘所謂思傳旧德宜勒黃金之碑相盈川作建昌王
公碑銘所謂邱陵標榜式建豐碑此碑之立於墓上者
也賈昊所辨東海女郎及甄邯諸事皆從荆冢而見又
神僧傳志公歿梁武帝命陸倕製銘于冢內司馬溫
公誌呂海云海將死囑為其埋文誌張仲倩云撰次所
聞納諸壙此誌銘之藏于墓中者也故碑表有作于葬
後者王荊公集中馬正惠葬于灰禧而碑立於嘉祐賈
魏公碑亦立於既葬之明年而墓誌之作必在葬前溫
公銘其兄周卿及昭遠皆云以葬日近不暇請于他人
而自為銘以葬時所用也惟宋景濂作常聞平神道碑

銘亦云序而銘者幽殊不可解神道碑無約壙之例惟南史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墓誌銘藏于壙內邵陵王又作墓誌列於羨道、、列誌自此始又范倬正作李白新墓銘刻二石一置壙中一表道士景濂或仿此歟

温公指碑立於墓道人得見之誌藏於壙中非開祭孰從而視之謂誌銘不可不用也曹爽則引韓魏公四代祖葬虛野子孫避也遂忘所在公已矣始尋求命其子祭而開壙各得誌銘然後作則誌銘之設亦孝子慈孫之深意未可蓋非也湧幢小只云劉宋時裴松之

以世立私碑有此事實上言以為立碑者宜上言為朝

淺所許然後得立庶可防遏無微顯章茂實由是晉所

遵行見南史裴松之傳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及五代而弛今

且弥布天下矣又朱竹垞云古葬合五只以上立碑降五只立碣此規制之宜審者也按此本隋制五只以上立碑碣首

碑有序有銘謂之碑文可也碑銘可也而直謂之碑則

非也孫何曰蔡邕撰郭有道陳太邱碑皆有序冠篇而

末亂之以銘未嘗直名之曰碑北史樊遜傳魏收力庫狄于碑序

收作也是又有兩人合作序銘者迨李勣為高懸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

生碑則序与銘皆混而不分其目亦不復曰文而直曰

碑是竟以麗牲懸綽之具而名其文矣古者嘉量有銘

謂之量銘鐘有銘謂之鐘銘鼎有銘謂之鼎銘不聞其

去銘字而直謂之量也鐘也鼎也此名目之宜審者也

按南史盧叡德梁武于城西置士林館其乃制癸辛雜識引趙松雪云

北方多唐以前古冢所謂墓誌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蓋、豈下殺上、畫某朝某官某人墓誌此所謂畫

蓋也後立碑於墓其篆額應止謂之額今訛為蓋非也
此題額之宜審者也又夫婦合葬墓誌近代如王遵巖
王弇州集中皆書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誌識者非
之以為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者空同以後
不與之詞也而考唐宋書法則并無合葬二字但云某
君墓誌而已其專之附則於誌中見之此書法之宜審
者也又古人於碑誌之文不輕作東坡答李方叔云但
緣子孫欲追述其祖考而作者某未嘗措手其慎重如
此今世号为能文者高文大篇可以一醉博易凡斯下
矣唐荆川云近日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必有
一篇墓誌此亦流俗之最可笑者杜子夏煥終作文曰

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既于土
魂無所不之何必故邱然後即化長安北郭此焉冥意
王阮亭引之以為此又後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誌之
始也又後漢書趙岐使岐久病勅兒子可立一員石于
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此亦与杜子夏煥終作文同也

行狀

吳曾能改存漫錄云自唐以來未為墓誌必先有行狀
蓋六朝以來已有之按梁書江淹為宋建太妃周氏行
狀任昉裴子野皆有行狀南史袁昂煥歿勅諸子不得
上行狀徐孝嗣為吳興守王儉贈以四言詩人以此蔡

子尼行狀北史邢臧為甄深行狀世稱其工而裴松之
三國志注引用先賢行狀最多則漢末已有之并不自
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狀本以上太常司徒議謚法魏書
云旧制凡薨亡者大鴻臚本州大中正條其行蹟移公
府下太常博士議謚不應謚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實
若狀不實中正坐如博士封氏周見記云唐制太常博
士掌謚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錄行狀申尚書省考功
校勘下太常博士議擬申省、司議訖然後奏聞是古
人於行狀原有核實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孫及故吏為
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議者亦多以善、欲長誰肯為
刻嚴之舉自有中正博士處分及考功校勘而謚者接

踵魏袁翻謂今之行狀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居父
之行無復是非今之博士又与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狀
便為議謚清叔太常有言詞流宕無復節限者不得聽
受唐李翱亦謂行狀謚牒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願敕
考功虛者勿受按當時行狀有中正博士之處分考功
之校勘尚不免多虛譽何況近代之行狀不必經太常
考功人、可以自撰又何怪乎虛詞凋詔連篇累牘也
俞文豹吹劍錄古來誌婦人者止曰碑曰誌未嘗稱行
狀近有鄉人誌其母曰行狀不知何據按江淹建太妃
周氏行狀已見南史則又不得謂婦人行狀之無本也

世俗誌銘之文每云刻之金石蓋本岷山碑文有刻之
金石之語而專用之不知引用誤也禹貢岷山所刻即用
濱浮磬言泗水之濱有石可為磬始皇岷山所刻即用
此磬石故謂之金石以磬作樂之具他處刻石文不云金石也
文士通用之於碑碣然矣說見顏師古匡謬正俗

忌日忌月

禮記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蓋每遇父母歿之
日必素服撤乐哀慕終日六朝以來更有忌日請假之
制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請假應是晉宋之間其事
未久封氏聞見記則以為古制忌日止是不飲酒不作
乐至於後世請假閉門不見客則禮之過而引晉書會

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乐王便起去持彈
、烏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以為古無忌
日不見客之例其不見客者實由不能悲愴故轉自藏
晦耳此言重欲矯弊然遇忌日仍宴賓見客如平時行
之既久此禮將遂廢是適便於背死忘親者之為則與
其過而去之母寧過而存之文昌雜錄記宋元豐令諸
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蓋猶沿古制也六
朝時又有忌月之說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疑之
下其議荀勗王洽等謂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則更當
有忌時忌年益為無禮南史張融傳融有孝義忌月三
旬不聽音乐唐書王方慶傳議者以孝明帝忌月請獻

倂不作乐方慶摺礼有忌日無忌月亦引荀納等忌時
忌年之說以折之韋公肅傳旧制忌日之前三日後三
日皆不聽事公肅亦引礼無忌月之說以著其非

七、

俗以人死每第七日為忌至七、四十九日則卒哭此
不得其說田藝衡春雨逸響云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
死以七日為忌一臘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相用修
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郎仁室云天以二氣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阴阳五
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為一候人
之氣亦惟七凡六日有餘而有十二經又引論衡訂鬼
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氣人病且死甲乙
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蓋甲乙
鬼庚辛報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嘗在庚辛也而因以推
五行相剋之理如水日鬼則金為之殺金日鬼則火為
之殺皆隔七日也是數說者皆有理大抵阴阳往來多
以七日為候如世人病傷寒者其輕重每七日則一候
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節不爽者易曰七日來復此固
天之道也礼記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世做七之始
歟然以七七為限經傳并無明文王棠摺古礼諸侯七
虞以七日為節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
祭凡七祭蓋因虞礼而誤用之也又引皇甫湜所撰昌

黎神道碑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凡俗習畫寫浮屠以
七數之及阴阳家所謂吉凶一無污我云云崇禎日
以七數之者即今世逢七設奠是也祭七之祭莫不
始於唐按北史胡國珍死魏明帝為舉哀國珍明太后之父也故死而太后為
之行喪禮招自始是至七皆為設十僧令七人出家
闍人孟柔死靈太后於其七日設二百僧有北有武成
帝竟和士開將幸晉陽而士開母死帝聽其過七日後
續矣又孫靈暉為南陽王綽師綽死每至七日靈暉為
清僧設存此則做七之明證蓋起於元魏北有也按元
魏時道士寇謙之教盛行而道家鍊丹拜斗率以七
四十九日為所遂推其法於遂終而有此七之制耳

唐李翱集有相壘壘喪伐其一篇云七有制以為非
禮特論去之韓琦君臣相遇傅仁宗崩英宗初即位先
獻后指琦曰當初立他為皇子時臣僚多有言不當立
者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存七并焚于錢爐矣存七
即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壙

司空圖作生壙每春秋佳日邀賓友遊咏其上事見唐
畫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後漢畫趙岐使岐自為春秋藏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
皆為贊頌此生壙之始也唐畫姚最自作壽藏於萬安
山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刻土為牀曰化臺而刻

石告後世盧照隣隱其茨山下預為墓區偃臥其中李
適管墓樹十松未病時嘗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
句及素琴於前此皆在司空圖之先

生祠

官吏有遺愛既歿而民為之立祠者蓋自文翁朱邑始
漢畫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朱邑
先為相鄉令後入為大司農隕死囑其子曰必葬我桐
鄉子孫念我不如桐鄉民其子遵遺令葬之於桐人
果為立祠歲時祭享不絕後漢畫周嘉為零陵守卒吏
民頌其遺愛為立祠焉王渙為洛陽令卒民立祠於安
陽亭西每祀輒絃歌之許荆為推陽守卒桂陽人為立

廟樹碑祭形在遼東有恩信既歿吏民為立祠此皆死
後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莊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
祝之蓋已開其端史記樂布為燕相范齊之間皆為立
社号曰桑公社石慶為齊相存人為立石相祠此生祠
之始也後漢畫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為立祠
王堂為巴郡太守尊美為廣都長吏民皆為立生廟又
李憲既誅餘黨抗據守光武欲討之廬江人陳眾為從
事乘車駕白馬往喻降之乃共為立生祠号曰白馬
從事唐畫狄仁傑貶彭澤令邑人為立生祠遷魏州人
又為立祠呂譚治荊州有惠愛荆人構生祠譚沒人
又以錢十萬從祠于府西宋史李穀入相淮陽氏數年

指闕清立生祠張亢使其祖張全美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立生祠韓魏公在定州數州之民指闕清為立生祠事見居臣相遇值自唐以來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至公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此皆生而立祠者也按曰唐立狄仁傑有生祠在魏州後其子暉為魏州司功兵軍貪暴為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

祠堂

今世士大夫家廟皆曰祠堂按三代無祠堂之名東坡道遠臺詩自注云莊子祠堂在開元此或後人因其葬處為之非漆園時制然王逸序天問云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天地山川神靈奇詭之狀因畫壁而呵問之則戰國末已有祠堂矣漢書張安世及霍光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為祠堂其時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如成都外諸葛祠堂蓋一二而已光武紀建武十七年冬幸章陵悉為春陵宗室起祠堂因揭陵而起祠堂則亦或在墓也後漢書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得夷人和既卒夷人愛慕送其喪既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又清河王慶欲為母宋貴人作祠堂不敢上言常以為沒齒之恨魏略明帝東征過賈逵祠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北史崔士謙使士謙為荊州刺史及卒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享周書司馬裔卒家室卑陋喪庭無所乃詔為起祠堂此則不在墓所然其時尚沿祠堂

之名唐以後士大夫各立家廟祠堂名遂廢若唐世所
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罕有名祠堂者宋史宋庠傳嘗
請復羣臣家廟曰慶歷元年故建許文武官立家廟而
有司不能奉行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清下
有司論定施行王曙亦奏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旧
制文彥博亦請定羣臣家廟之制蘇頌曰大夫士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今不能有土田清考唐人寢室燕饗儀
止用燕器常食皇祐中遂著令臣下立廟是其時亦未
以祠堂為名近世祠堂之稱蓋起於有元之世攷元史
仁宗建阿水祠堂英宗建木華黎祠堂朝廷所建亦以
為名則士大夫私廟可知矣

宗祠塋像

古者祭必有尸孟子弟為尸是戰國時尚有此制然宋
玉招魂已有像茂君室之文則塋像矣自戰國始顧寧
人謂尸禮廢而像事興亦凡會使然也近世祠堂皆設
神主無復有塋像者其祖先真容則有畫像歲時展敬
唐宋時則尚多塋像陸魯望建祠塋已像於其中咸淳
中有人醉仆其像腹中皆生平持文稿也前明士大夫
家祠亦有之陸深谿山餘活云子摘延平時路過蘭溪
渴章楓山祠堂祠中塋像乃公服不甚肖

塑像

自佛法盛而塑像遍天下然塑像實不自佛家始史記

帝乙為偶人以象天神与之博則股時已用其端國帑
范蠡去越之王以金寫其形而祀之國策宋王偃鑄諸
侯之象使侍屏廁則并有鑄金者孟子有作俑之語宋
王招魂亦云像設魏文侯曰吾所學者乃土梗耳又國
策秦王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而射其面又孟
嘗君將入秦蘇代止之曰土偶與桃梗相遇桃梗曰子
西岸之土也槌子以為人歲八月雨降則汝殘矣土偶
曰吾西岸之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
削子以為人雨下水至漂子而流吾不知所稅駕也則
泥塑水刻戰國時皆已有之矣又韓非子記桓赫削之
道真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不可大也目小可
大、不可更小也此又塑像之秘訣至佛像自漢武伐
休屠始得其祭天金人以飯然則佛像木川金鑄其後
有用土木者則轉從入中國後以中國之法為之耳宋
史方伎傳僧志言盛夏死身不壞仁宗命以其真身塑
像寺中此又後世真身塑像之始

後餘叢考卷三十三

刻書一冊

池北偶談引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命太子賓客馬
 縞等充詳勘九经官於堵選人中召能書者寫付匠雕
 刻每日五紙与減一選漢乾祐中周礼儀礼公羊穀梁
 四经始鑄版周廣順三年尙書左丞田敏進印板九经
 馬端辰文献通考書籍門亦載刻書始於後唐沈括筆
 談及孔氏雜說亦皆以為始於馮道奏鑄五经又和凝
 有集百余卷自鑄版行世廣順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財
 百万刻九经板又刻文選初學記白孔六帖行于世是

陽湖 趙翼 雲松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刻畫始於五代明矣然葉夢得又謂唐柳玭刻序言在
蜀見字畫雕本而元微之序白乐天長慶集亦云繕寫
摹勒衙賣于市并摹勒卽刊刻也則唐時已用其端与
筆於亦謂板印畫籍唐時尙未盛曰尙未盛則已有之
也河汾燕間錄又謂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秦
像遺經悉令雕撰王阮亭引之以爲刊畫之始刊畫与
抄畫雅易不啻百倍若隋已有雕刻何以唐時尙未盛
行直至五代時始有之當是隋唐時習其技者少刻畫
甚艰故耳胡應麟筆叢亦謂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擴于
五代精于宋郎瑛七修類稿又謂唐時不過少有一二
至五代始盛宋則羣集皆刻要不謬也今世刻工有活
板法亦起於宋時沈括云其法用泥刻字每字爲一印
火燒令堅欲印則以鐵範置板上而密布字印于其中
頃刻印千百本此卽活板法也但宋時犹用泥刻字今
則并用木刻尤爲適用耳陸深金臺紀聞云近日毘陵
人用銅鉛爲活字視板印尤巧便則又以活字爲起於
明代蓋未知宋時已有刻泥活字之法也又程大昌演
繁露云古畫皆卷至唐始爲葉子卽今畫冊也此恐未
必唐時如鄴侯挿架三万軸白乐天云新詩三十軸
金玉声微之序乐天詩亦云前後數十軸是其時尙
用卷軸也筆叢亦謂唐末宋初鈔錄凌而爲印摹卷軸
變而爲畫冊

刻時文

雲谷卧餘載相常彙云十八房之刻自万歷壬辰鈞元錄始旁加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其後坊刻漸衆大約有四種曰程墨則科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旧作曰行卷則舉子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每科房考之刻皆出於蘇杭而北方賈人市買以去天下學奉為的矣戒菴漫筆曰余少時未見有房稿刻本有畫賈從利考朋友家抄得牒課每篇剛錢數文持去癸刻唐荆川中會元其稿是門人蔡瀛所刻薛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亦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活板印行之今則滿目皆坊刻矣七修類稿亦云成化以

前世無刊本時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省提學考卷也

業流弊太甚清憲宏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選其尤者刊布學宮俾知趨向此又官刻時文之始

花押

顧寧人引集古錄有帝王將相署字一卷謂署字者乃草畫其名即今俗所謂画押而因據魏志司馬懿將統兵拒蜀許允等謀因其人請帝殺之已畫沼優人於帝前唱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欲帝速押沼畫也以為此帝王畫押之始是固然也謂是時帝王之押即自署名恐不然也漢時長官批屬吏符牒畫一諾字後漢畫黨銅雀所謂南陽宗資但画諾王府僚吏箋啓亦用此制

批答晉元帝踐阼心存謙抑用藩王禮凡牋奏皆批
諾之字中若字有鳳尾婆娑之形故曰鳳尾諾是画諾
者實畫一諾字非後世花其名可比然則長吏及藩王
之批答察屬犹祇畫一諾字而帝王之押反自花其名
乎北史齊後主紀穆提婆等賣官乞畫詔後主連判文
畫二十余紙各作依字北有畫各作花字則北齊帝王畫押尚但
作依字而不自畫其名豈魏時帝王之押已自署名乎
蓋漢魏時帝王已有押詔之例然必另有字作押如依
字可字之類而非自花其名也唐董昌僭位下制詔皆
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
子是唐末尚無天子自署名之例而習漢魏帝王之押

即自花其名必不然也集古錄所云五代帝王署名一
卷蓋五代帝王皆起於人臣其未登極以前本有署名
之押即位後遂仍而不改耳至士大夫之押自六朝至
唐宋固無不署名存太祖在鎮軍府時令紀僧真字已手迹下名皆報表
疏之陸倕戲何敬容有既大夫父亦不小斛律金不能
署字有神武指屋角示之庫狄干署于字乃
逆上画之時人多穿雜皆花押署名故事而宋時則并有以押代
名之例袁文雍牘間評記張承崖一札後面云知昇州
張押字自手而不畫名方勺泊宅編亦記張安道畫不
稱名但著押字故周密癸辛雜識云前輩簡牘皆前面
畫名其後押字即以代名不復畫名也近世士大夫不
以押字代名幾百余年事耳嘗見先朝進呈文字往往
只押字而不畫名初疑為檢底而未乃有御批殊不能

晚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秘省狀押字而不
畫名者或以為相輕致憾范石湖聞之笑其陋云據此
則宋時進呈文畫及屬吏申長官文牒後幅亦皆以押
代名然韓琦居臣相遇僅公在魏時府僚路拯呈事狀
尾忘畫名公即以袖覆之路居愧服然則古人進狀狀
尾本有畫名之例

燒香

趙彥衛雲麓漫抄謂古無燒香之事尚畫至于岱宗柴
望大告武成禮記焚柴於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皆是
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於佛道云李相之賢
已集因謂燒香始於佛圖澄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

問澄、曰今當敕童取水乃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
至云然燒香實不自此始三国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
頭燒香瀆道畫又江表使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
香瀆道畫則漢末道家已用之又按漢武故事昆邪王
殺林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其祭不用牛羊
惟燒香禮拜則燒香之始於佛家可知也高似孫鷓鴣略
亦云

放生池

放生本於佛家戒殺之義唐乾元中命天下置放生池
八十一所顏魯公碑云環地為池周天布沃動植依仁
飛潛受獲宋天禧中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為祝聖放

生池郡守王隨記之東坡奏西湖不可廢者五此其一也其狀云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然考燕文類聚梁元帝時荊州有放生亭碑則唐以前已有之又南史梁武時謝微為放生文見賞於世蓋梁武帝奉佛戒殺主以麪為犧牲則放生起於是時無疑也據魯公飛潛受獲及坡翁羽毛鮮介云々則其池不特種魚宋人生辰多以放鳥鵠為壽坡翁詩記取金鵝放雪衣自注杭人以放鵠為太守壽又倦遊錄云王丞相生日鵬鵠雀鵠以猷開鵠一、放之皆與天禧祝聖事相類蓋放生池兼放鳥獸今人亦尚有捨豕六畜者

神前設籤

顧仲恭竹籤集載神前設籤之始曰入唐為陳武烈太祝附帝意作韻語入宋又辟江東神幕閔壯繆侯之改蓋武安王也倚坡辟之明興為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外會籤典渴然則神前設籤起於唐世也又夷堅志建昌大寺塔中置泗州僧伽像甚靈張彥文尚書與其子元晉初預鄉薦皆禱之同得一吉籤遂登第去癸辛雜爨虞安太字有岳武穆王祠并祀銀瓶娘子其籤文與天竺同

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并京債

放債起息後人皆以周禮泉府之官凡民之貸與其有

司辨之以国服为之息一指为口实按国服为之息一
指本不甚了了郑众秋之云貸者從官借本買也故有
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田所出为息也郑康成因秋
之云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園屋之田
而貸万泉者則期出息五百此亦億度之詞蓋周礼園
屋二十而税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皆無
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
所作故税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屋之
地貸万錢者期出息五百也賈公彦因而疏解謂近郊
十一者万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
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万錢期出息二千也此後世放

債起息之所本也漢書谷永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顏
師古注曰富賈有錢假托其名代为之主放与他人以
取息而共分之是漢時已有放債之事然師古謂代富
人為主放与他人亦恐未確蓋如今之中保为之居間
說合得以分利受謝耳漢書貨殖傳農工商賈大率歲
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注云每万得利二千故
百万之家得二十万此加二之息見於漢書者也郑康
成注国服为息句又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
所得受息無過歲任一公彦疏云莽時虽計本多少为
定及其催科惟計所贏多少如歲贏万泉則催一千如
贏五千則催五百皆據利催什一也然則王莽時收息

僅加一也然漢書莽傳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與民收
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月收其息三錢也則莽
收息乃加三而非如康成所云什一也此加三之息之
見於莽傳者也宋書苗條例云人戶所清價錢斛斗至
秋成應納時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比附元清價
錢不得過三分如一戶者過一貫文送納見錢不得過
一貫三百文此後世官利加三之始也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
九年詔民間貸息以三
錢為率
者為令然韓琦疏又云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
內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
又加四利息矣元史太宗本紀初官民貸回鵝金歲
加倍太宗著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時因郭律
楚材言回

鵝金取息太重名羊羔利諸以本
利相侔而止故有是語見楚材傳世祖至元六年又申明此制令

民間貸錢盈踰限止償一本息時又因劉秉忠言宜確計官民欠
負依前者使一本一利償還詔從
之見秉忠傳又布魯海寧宣撫真定以富民收息
不逾時倍之乃定令息如本而止見布魯海寧傳此近代遠年債負一

本一利之所始也至近代京債之例富人挾貲住京師
遇月選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遠近缺之豐嗇或
七八十兩作百兩謂之扣頭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
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記貨殖傳吳楚七國反時
長安列侯當從軍者欲貸子錢、家莫肯貸惟無鹽
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吳楚平而無鹽氏之息十倍曰
子錢家則專有此出錢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債者也曰
息十倍則如今京債之重利也又旧唐書武宗紀中書

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乃定戶部預借料錢到任扣還之例此又後世京債故事及官借俸錢之始

合同

今俗作契券有所謂合同者以兩紙尾相并共寫合同二字於其上而各執其一以為驗蓋本古法也鄭康成注書契云書之于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則已肇其端周禮地官有質劑之制國策馮煖為孟嘗君之薛收責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注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又韓策或謂韓公仲曰秦操右契而為公責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此即今合同之法也然老子任契章聖人執左券而不責于人史記蘇代謂田軫曰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則左券亦可以責取者此史盧同傳者令軍功立明文案即給以券其券一紙之上当中大書統軍位号勲人甲乙及斬級被傷之數各盡一行當行監裂其券前後皆起年号月日一付勲人一咨行臺此亦本古人合券遺法蓋不特民間市易所用而官曹亦用之以防作偽也又官曹文案於紙縫上鈐印魏晉律令謂之款縫顏師古云應作歛縫歛刻也古未有紙之時凡簡牘編連處恐有改動故於縫上刻記之謂之歛縫今紙上署縫猶仍旧名呼為歛縫耳按此亦合契遺法也黃伯思謂梁御府

所藏前代法畫皆有朱異唐懷克等題名於首尾紙縫
間謂之押縫則并移此法於畫函矣元史桑哥拆印縫
持其半以陷人徹里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也今
尚畫省拆卷破印豈非教吏为奸然則画有鈐縫之法
尙不能防弊宜時俗伪契之紛々不止也

馬褂缺襟袍戰裙

凡扈從及出使皆服短褂缺襟袍及戰裙短褂亦曰馬
褂馬上所服也疑卽古半臂之制說文無袂衣謂之褙
趙宦光以为卽半臂其小者謂之背子此說非也既曰
半臂則其袖必及臂之半正如今之馬褂其無袖者乃
謂之背子耳背子卽古褙衣之制南史柳元景使薛安都着褙衣褙衣即

背衣劉孝孫事原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卽今之長袖
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則唐初已有其制唐畫畫
堅为祖庸使聚江淮運船於廣運潭令陝尉崔成甫着
錦半臂缺胯絲衫而褱之唱得室歌清明皇收觀又曾
三異門話錄有貉袖一條云近歲衣制有一種長不過
腰兩袖僅掩肘以帛为之仍用夾裏名曰貉袖起於御
馬院圍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以其便於控
馭也此又宋人短褂之制然短袖之服又不僅起於唐
宋按魏志相阜傳阜嘗見明帝着帽披縹綾半袖問帝
曰此於礼何法服也則短袖由來久矣北史周武帝着
短衣享二十四軍督馬籍中華古今注隋文帝征遼詔

武官服缺胯襖子三員以上皆紫唐書高祖武德元年
詔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是缺襟之
制亦起於隋唐時至戰裙之始按國語鄂之戰卻至以
韎韐之附注三逐楚平王注附注者兵服自將以下注
於附則今之戰裙蓋本此也邠之戰屈蕩逐趙旃得其
甲裳又裙之有甲者耳

帽頂

輟耕錄記元大德間有回、巨商賣紅刺石一塊於官
重一兩三錢直中統鈔十四萬錠用嵌帽頂上累朝皇
帝正旦及天壽節大朝賀則服用之又河南王卜憐吉
反嘗郊行天暖欲易涼帽左右捧笠侍風吹墮石上跌
碎御賜玉頂王不墮責又有猴盜者使所畜猴人在韶州旅
邸服繡衣琢玉為帽頂又元史仁宗為皇太子時淮東
宣慰使撒都猷七宝帽頂却之據此則帽之有頂元制
已然遼史重元值興宗賜重元四頂帽二色袍則帽頂
之制并始於遼也

襪膝褲

俗以男子足衣為襪女子足衣為膝褲古時則女子亦
稱襪男子亦稱膝褲元值不脫襪而登席漢書董生濯
張秋之曰我襪解為我結襪此男子稱襪也洛神賦羅
襪生塵李白詩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杜牧咏襪詩
纖、玉笋裹春雲道山新聞盲娘以帛繞足素襪舞其

中此女子亦稱襪也秦檜死高宗謂相和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襪中置匕首矣此男子亦稱膝襪也是以呂藍衍言請謂襪即膝襪然今俗襪有底而膝襪無底形製各別按炙韋子曰三代謂之角襪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則古時襪之制正與今膝襪同豈古之所謂襪本如今膝襪之制後人改為有底遂分其名而一則稱襪一則稱膝襪耶

釘鞵

古人兩行多用木屐今俗江浙間多用釘鞋不知起於何時按旧唐書德宗入駱谷值霖雨道滑衛士多亡跋朱泚惟東川節度使李叔明之子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建之子彰等六人恐有災人危乘輿相与齧臂為盟著釘鞋行勝更控上馬以至梁州釘鞵之名始見於此明史禮志百官入朝遇雨皆張釘鞵聲徹殿陛太祖曰古者入朝有履唐始用鞵其今朝官為軟底皮鞵冒於鞵外出朝則鞵之此又釘鞵之見於記載者也

眼鏡

古未有眼鏡至有明始有之本來自西域張靖之方州雜錄云向在京師於指揮胡鏡寓見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席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絕似雲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紐之合則为一岐則为二如市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畫張此物加于雙目字明大加倍近

又於孫景章叅政處見一具試之復然景章云以良馬
易於西域賈胡其名曰倭速又郎瑛云少嘗聞貴人有
眼鏡老年人可用以觀書予疑卽文選中玉珧之類及
霍子麒送一枚來質如白琉璃大如錢紅骨銀二片可
開合而摺疊之間所從來則曰甘肅番人貢至而得者
豐南禺曰乃活車渠之珠須養之懷中勿令乾然後可
子得之二十年無用云瑛嘉靖時人是知嘉靖時尙罕
見也吳瓠菴集中有謝屠公餽眼鏡詩呂益衍亦記明
提學潮陽林某始得一具每目力倦以之掩目能辨細
畫其來自番舶滿加刺國賈胡名曰駿隼云則此物在
前明極爲貴重或頒自內府或購之賈胡非有力者不
能得今則遍天下矣蓋本來自外洋皆玻璃所製後廣
東人倣其式以水精製成乃更出其上也劉跛服日記
史沆所獄取水精十數種以入初不喻旣而知案牘故
暗者以水貝承日照之則見是宋時已知水貝能照物
但未知作鏡耳

摺扇

高江村天祿藏餘謂今之摺疊扇初名聚頭扇元時高
麗作以充貢明永乐間稍效爲之今則流傳寔廣團扇
廢矣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於成化間云癸辛雜識倭人
聚扇用倭紙爲之雕本爲骨金銀花草爲飾并有作不
肖之圖於其上者七修類稿亦謂成化初高麗貢至朝

命倣製以答復畫格言以賜羣臣民間遂效而为之按
陸深春風堂隨筆云今之摺扇張東海以為貢於東夷
永樂間盛行於中國然予見南宋以來泳摺扇者頗多
東坡摺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大餘合之止兩指即此也
又按洪容奔隨筆記朱新仲有摺扇詩云宮紗蜂翅梅
室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々雲母輕裊
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暮新花墜張安世見而畫堵
扇又豐坊云家有趙彥所畫摺扇金章宗題摺扇摺云
幾股湘江鳧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則摺扇非始
於元蓋宋金時已有之特其時尚未盛行民間猶多用
團扇是以陸放翁有生綃裁扇又團々及團扇家々画
放翁之詩直至永樂中始盛行於中國耳馮時可筆窻
續錄亦摺貢自東夷永樂間乃盛行客中問於又摺之
撒扇永樂中朝鮮貢至上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如式為
之南方婦女犹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婦亦
用之矣云又按昔人摺扇有用絹者陸儼山有相妹子
畫摺絹扇郎瑛又摺黑骨泥金起於日本云南有褚淵
以腰扇障日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摺之摺疊扇
此恐無唐時尚未有摺扇何得六朝已有之胡三省蓋
以後世之物妄為附會耳

竹夫人湯婆子

編竹為筒空其中而竅其外暑時置林席間可以飀手

足取其輕涼也俗謂之竹夫人按陸龜蒙有竹夾膝詩
天祿藏余以為卽此器也然曰夾膝則尚未有夫人之
稱其名蓋起于宋時東坡詩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眉
無骨竹夫人又聞道林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鄉、自
注云世以竹几為竹夫人也又黃涪翁云趙子充示竹
夫人詩蓋涼寢竹器體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予為名
曰青奴陸放翁亦有詩云空林新聘竹夫人羅雀林玉
露亦載李公甫竭真西山弓題西出指竹夫人为題曰
浙春縣眉祝氏可封衛国夫人公甫援筆立就有云保
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展轉反側尔尙形四方之凡
西山擊節又今人用銅錫器盛湯置衣中煖脚謂之湯
婆子或以對竹夫人按此名虽不經見然東坡有致相
眉素札云送煖脚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
以布單裹之可以達且不冷然則此物亦起於宋其名
当亦已有之按范石湖有脚婆詩則是時并有脚婆之
稱也

連枷

農家登麥必用連枷擊之按固始管仲對桓公曰農之
用耒耜枷芟耒昭注枷拂也所以擊草也則三代已有
之矣辛雜藏引王莽使東巡載耒南載耨西載銍北載
拂師古注拂音佛以擊治禾今謂之連枷也連枷之見
於畫使者也然云擊治禾而周密亦謂打稻用之是古

人專以為禾稻之用今江南人惟用以打麥而禾稻罕有用者宋慶歷初知兵州相偕上所製鉞連枷沼藏之秘府又狄武襄亦以鉞連枷破儂智高則并用之為兵器矣按天官書楛亦作榔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

滿江紅船

江船之巨而堅實可重載者曰滿江紅董穀碧里雜存云明祖初得和陽欲圖集慶與徐達同行以覘之至江直歲除呼舟莫應有貧叟夫婦二人舟甚小欣然納之曰日暮矣明早渡江因具雞黍留宿厥明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号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明祖元旦得此吉语与達蹶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故江中渡船稱滿江紅云

牛皮船

西番一帶山澗險溪流湍悍舟不得施土人有用牛皮為船者按後漢書匈奴傳北匈奴遺騎侯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南匈奴叛者鄧訓使任尚擊迷唐羌縫革為船置脾上以渡河晉載記慕容垂擊翟釗軍於黎陽為牛皮船百余艘欲渡以誘之北史空弼因以皮為舟又嘉良夷有水澗百余丈用皮為舟以濟新唐書東女國有弱水縫革為船白香山蠻子朝詩云汎皮船兮渡繩橋來自雋州道路遙元史世祖取大理乘革囊渡金沙江汪世顯使宋兵屯万州世顯從上游鼓革舟徑渡

裹其兵速哥傳帥、攻蜀至馬湖江以革為舟夜渡是
牛皮為船由來久矣皆出於番俗也然沈攸之進攻濃
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周世宗親攻壽春趙太祖乘
皮船入壽春濠中則內地亦有用之者明史唐竟德時竟居
套中西抵鄂南山限以
黃河不得渡乃用牛皮為渾脫渡人山後然渾脫
非船比乃雞羊皮吹氣令飽而人乘之以渡耳

螺填

髹漆器用蚌蛤殼鑲嵌象人物花草謂之螺填呂監衍
言黠謂梓荆蠻國其王号鬼王其別帥曰羅殿在貴州
界內世用其蛤飾器謂之羅殿此說非也今貴州水西
一帶即羅甸鬼國余嘗官其地皆崇山峻嶺並無江河
安得有蚌蛤之屬此器多出自廣東沿海一帶按方勺

泊宅編謂螺填器本出倭國而藍衍訛為羅殿而附會
之誤矣周密駕幸張府記宋高宗幸張循王府王所進
有螺鈿盒十具又癸辛雜識王楠指買似道作螺鈿卓
面屏凡十副圖買相當國盛事如郭渚守城鹿砦奏捷
之類買相乃大喜則螺填當作螺鈿為是

骰子四緋

骰子本魏陳思王所製然其時乃蜜燒成者事見七修
類稿而沈邨云博骰本以木為質唐世鑄骨為竅雜以
朱墨更有取相思紅子納竅中故温飛卿詩云玲瓏
骰子安紅豆人骨相思知也無今骰子於四上加紅亦
有所本音齋唐時投瓊惟么一點加紅餘五子皆黑色

明皇与相妃彩戰將北惟四可解有一子旋轉未定連叱之果成四上悅顧高力士令賜緋遂相沿至今云按李洞詩曰六赤重新擲印成六赤亦骰子名也又曰穴豁又曰明瓊哀文雍牖間評作投子蓋取投擲之美俗作骰非也骰本股字耳南唐劉信於美祖前為博戲擲六骰放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遍赤投之果六子皆亦此即所謂六紅也

葉子戲

吳外錄唐昌公主會常氏族于廣化里常氏諸家好為葉子戲歐陽公亦云唐人宴聚盛值葉子格哀文謂此唐之藏也葉子二字拆其字上字乃廿世字餘木字湊下子字作李字乃是廿世李正合有唐二十帝之數馬令南唐畫李後主妃周氏又編金葉子格即今之紙牌也遼史稱為葉格見第三卷則紙牌之戲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滸人分配者蓋沿其式而易其名耳

陞官圖

世俗局戲有陞官圖開列大小官位於紙上以明瓊擲之計點數之多寡以定升降按房千里有骰子選格序云以穴骰雙為戲更按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豐貴而約賤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將相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倏然於上位者大凡得失不操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此即陞官圖所

由本也東坡文云流俗經營倘來端、惟恐後於他人
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而色形于外也王逢原彩選詩
云卒無及第效徒有高人氣昏、忘其大擾、爭其細
見黃常明詩話可見此戲唐以來已有之王阮亭唱彩
選始唐李邵宋尹師魯踵而為之元豐官制行有宋保
固老又更定之劉貢父則取西漢官秩為之又取本使
所以陞黜之渚注其下具兄原父喜而序之此所述尤
為詳備而趙明遠亦有彩選格見沈作喆萬簡又宋時
有選仙圖亦用骰子比色先為散仙次為上洞以漸至
蓬萊大羅等列仙其比色之法首重緋四次六与三最
下者么凡有過者摘作採樵也凡之人遇勝色仍復位

王珪官詞有云盡日窻間賭選仙小娃爭覓列盆錢土
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亦彩選之類也今陞
官圖一名百官欵有明一代官制略備以明瓊擲之定
遷擢有職則降罰相俛為倪鴻宝所造又有忠佞陞官
圖有巖嵩相傲山堵人則以人員優劣定勝負矣又有
判為三教者各以彩色定進身之途則亦選仙之流也
遼史興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挽令各擲骰子以采
勝者官之則真以骰子選官矣

不倒翁

兒童嬉戲有不倒翁糊紙作醉漢狀虛其中而實其底
坐按捺旋轉不倒也吳偉業集中有詩考之撫言則唐

人已有此物名酒胡子乃勸酒具也盧汪連舉不第賦
酒胡子長篇以寓意序曰巡觴之胡聽人旋轉所向者
举杯頗有意趣然傾倒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乃
為之作歌按此則其形製與今所謂不倒翁者正相似
特其名不同耳

掃晴娘

吳俗久雨後閭閻中有剪紙為女形手持一帚懸簷下
以祈晴謂之掃晴娘按元初李俊民有掃晴婦詩卷袖
牽裳手持帚挂向阴空便搖手其形可想見也俊民汴
州人而所詠如此一說北省亦有此俗不独江南為然
矣又其序云所以使 免乾溢之患則不独祈晴又以

之祈雨

假面

假面蓋起於周礼方相氏黃金四目以逐鬼後漢書礼
儀志大雉之後以木而獸為雉其濫觴也至如高奔蘭
陵王長恭潔白類婦人乃着假面與周師戰於金塘勇
冠三軍奔人壯之為蘭陵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又
奔神武圍玉壁城中出鐵面拒守神武命元盜射之皆
中其目宋狄青每戰帶鐵面具此假面之見於史傳者
則以鉄為之軍旅所用也老学庵筆記政和中敕桂府
進而具桂帥進一具少之及開視則一副共八百余件
老少妍醜無一相似此則後世俳優之假面耳

本草

醫家本草歷代所增各自為書今合而為一非古本也
唐書方伎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
至有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茶時尚無文字以識相
付至桐雷乃彙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
仲景華陀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乃始於後漢至
唐初尚有其本方伎傳又云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華
當之所記其言羣葉形色依使相須附經為說故陶宏
景合而錄之謂之別錄是宏景所輯者名曰別錄也于
志蓋李勣亦修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謂宏景以神農
經及諸家別錄注之江南偏方不能周知藥石其異也

者有素不產而忽生者別有一種髮晶、中有髮縷、
可數或以為髮落水中遇冰結成然漳州水泉生於山
并非有水衝激而成也

琉璃

俗所用琉璃皆消融石汁及鉛錫和以茶而成其來自
西洋者較厚而白中國所製則脆薄而色微青按漢書
西域傳屬賓石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青黃黑
白赤紅縹紺紫綠十種琉璃呂藍衍以為此蓋自然之
物非茶石所為者然穆天子傳天子西征有采石之山
取以鑄器則鍊石為琉璃自古已然王充論衡陽燧之
取火也五月丙午日中時消鍊五石以為器仰以向日

則火全蓋卽琉璃也又魏太武時有大月氏國人至京師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沢乃美於西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此亦鑄石為之、証余在粵東有西洋人能在中国製琉璃試之亦採石鎔汁并鉛和茶而成并非藍衍所云自然之物也

料絲

料絲燈見李西涯詩而詩用縹絲字郎瑛謂誤也料絲出于滇南以金齒衛者為勝用瑪瑙紫石英諸茶搗為屑煮腐如粉必市天花菜點之方凝然後取以為絲極其室可愛蓋以煮料成絲故名料絲耳王文恪海月菴

觀燈詩有新樣驚看出河、天棧文所水微波等句蓋亦詠料絲者則此物前明時僅出於滇也韻石齋筆於亦謂縹燈始於雲南有丹阳人潘鳳者隨相文襄公至滇得其法而煉石成絲於是丹阳之料絲燈達於海內而鳳笑造燈鼻祖云則內地之有此燈矣始于鳳然元人馬祖常有琉璃簾詩云万縷橫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吳官琉璃安可作簾且詩云万縷必非方塊琉璃蓋卽是今之料絲耳然則料絲在元時已有之今之為料絲者不必用瑪瑙等石但以糯米和茶煮耳其色亦復不減查初白料絲燈詩還与石湖漆記事諸家新賦料絲燈自注范石湖上元詩中所載燈名甚多獨不及

此只則初白未知南宋以前本尚未有此物也

金魚

山海經睢水有文魚郭注云有斑采也王褒九懷篇文魚兮上瀨是文魚古原有之然六朝以來未見有形之賦詠者則其種尚少載植鼠璞云東坡渡蘇子美六和塔詩沿橋待金鯽竟日拙遲留初不解此帶及倅杭州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是此魚始于錢塘惟六和塔有之今南渡後王公貴人園池相望養魚之法出焉又岳珂程史云都中有養魚者能養魚以金鯽為上鯽次之貴游多鑿石為池養之飼以小红黃初白如銀頂漸黃久而金矣又別有雪質而黑章的酥若漆曰玳瑁者尤可觀據此二說則金魚在北宋時尚少祇六和塔寺有之南渡後始盛今則遍天下矣

京師炒栗

今京師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說汴京李和燻栗名聞四方紹興中陳長卿及錢愷使金至燕山忽有人持燻栗十枚來獻白之曰汴京李和兒也揮涕而去蓋金破汴後流轉於燕仍以燻栗世其業耳然則今京師炒栗是其遺法耶

窖菜唐花

蔬菜花卉可以人力培養令非時而預出者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火待

溫氣而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恣奏罷又後漢書
鄧太后詔凡供薦新味或爵養強熟或穿掘萌芽悉宜
罷之通鑑唐易州司馬陳元壽使民於地室畜火種蔬
而進之太宗惡其指免官此今之所謂窖菜也周密記
馬勝燕花凡花之早放者名堂花其法以紙糊密室鑿
地作坎編竹置花其上薰以牛溲瓠穢盡培溉之法然
後覓沸湯於坎中少俟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
融淑之氣絳宿則花放矣此今之所謂唐花也宋時名
堂花今曰唐恐堂字之讹王阮亭詩試燈几裏見唐花
或謂西瓜自元世祖時始入中國然元初方藝已有食

西瓜詩所謂縷之花衫粘唾碧痕丹血指膚紅者也
夔係浙之淳安人是時浙中已有之則非元初入中國
可知矣南宋末方回亦有秋熱詩云西瓜是解渴割裂
青瑤膚又文信國吟嘯集有西瓜吟云拔山金佩刀斫
破蒼玉瓶陸儼山菽園雜記云金時王子可南雲詠西
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幔頭雲則金時已有
之矣按歐陽公五代史四夷附錄胡嶠居契丹七年自
上京東去四千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始食西
瓜土人云契丹被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
中國東瓜而味甘是西瓜由嶠而初見於塞外尚未入
中國相用修云余嘗疑本草瓜類中不載西瓜後續五

代胡嶠陷虜記云嶠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味甘
名曰西瓜則西瓜由嶠入中國也今西瓜已遍天下而
臺灣則并種於秋至十月採取貢入京以備臘月大席
祭之用臺臺在閩海東則西瓜又可稱東瓜矣

烟草

王阮亭引姚露旅書謂烟草一名菸巴菰出呂宋國能
辟瘴氣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及多於呂
宋矣然唐詩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時已有服之者據王
肱枕蚓菴瑣語謂烟葉出閩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
閩外全以一馬易一觔崇禎中下令禁之民間私種者
尚從利重法輕民冒禁如故尋下令犯者皆斬然不久

因軍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予見兒時尚不識烟為何物
崇禎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據此則烟草自崇禎時
乃盛行也

